

郑安仑

教育家
华侨中学校长

CHENG AN LUN

1910—1998



郑安仑，1910年10月出生于金门县溪边村。溪边村当时约有40多户人家。村民多以种田和捕鱼为生。郑安仑的家境不错，他家种的农作物主要是麦子、花生与番薯。子孙都曾进入私塾念几年书，因此，村民都称呼他家是“读书的人家”。

郑安仑祖父、父亲及伯父南来之后，在驳船码头（Boat Quay）开铺金福源号，经营印尼土产进出口生意，如树胶、胡椒、咖啡等，业务不俗。

郑安仑三岁时初次随双亲到新加坡。当时其家境可说是小康之家，住在丝丝街（Cecil Street）。当时金门人出洋，事业有成后时常回乡小住省亲，而且新加坡气候炎热，每年冬季必回金门过冬进补，经常来往于新金之间，所以郑安仑的早期教育在新加坡和乡下受教。他先后在新加坡的兴亚学校（一说新亚学校）、福建会馆办的爱同学校及工商补习学校就读。随父母回金门省亲小住时，就在溪边村的私塾进修，读三字经、千字文及四书。1925年工商小学毕业后，恰逢1927年华侨中学闹学潮被关闭，他于是和几位同学前往厦门集美中学升学。工商补习学校校长特派陈国祥老师护送他们回国。他们乘的是林秉祥的和丰轮船，买的是三等舱票，却被招待住进头等舱，由

此可见当时南洋华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。

郑安仑先就读陈嘉庚办的集美中学，后转入南京钟南中学。1936年，清华大学毕业，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继续研究社会学。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他逃往上海回来新加坡。在上海期间，与黄馥订婚。在上海等候回新邮轮时仍以身作则劝售救国公债。

1937年郑安仑回到新加坡，那时他三哥本想要他到金福源号协助商务，同时华侨中学薛永黍校长也请他去执教。他知道自己并不适合经商，而且对从商也毫无兴趣，于是考虑之后决定选择执教。

当时他并未受过专业训练，更无教学经验。执教之后，参考了很多有关教育的书籍，也令他了解到教育对个人、对社会、对国家的重要。他执教之后，边教边学，从教学中吸取了经验，对教育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，影响到他后来献身于教育的决心。郑安仑在1982年接受口述历史馆访谈，强调虽然自己醉心于社会学研究，但教育是他的事业。他说：“我的研究兴趣是社会学，但职业选择我喜欢教育工作”。

回新之后，郑安仑本意想继续出国深造，1938年他在燕京研究院的同学好友费孝通由英回国经过新加坡，谈到当时在国外读书的侨胞，因国内战争激烈



郑安仑校长训辞。

均无心向学，于是郑安仑也放弃了出国的念头，想回国参加后方的救国工作。

1939至1946年间，郑安仑先后担任昆明云南大学讲师、甘肃兰州科学馆教育组组长、陕西西北大学边政系教授、上海大厦大学社会系教授。

1947年夏季，郑安仑全家回新探亲，原定假期过后仍返大厦执教。当时中正中学高中教师缺乏，庄竹林校长情商请他暂去中正执教。

1948年，中国爆发国共内战，华中也深受中国的政治余波的震撼。校内弥漫着各种政治思潮，有亲共、亲国民党及反殖。教师之间，学生之间都在作左右思想争辩及明争暗斗。同年年底，华中校长薛永忝因故辞职，当时应征者甚多，但董事部尚未决定人

选。是年秋，《大公报》驻新办事处郭祖任将郑安仑推荐予李光前。不久，李光前宣布决定聘请郑安仑担任校长。消息传出后，很多亲友都为他大胆接受此重任而担心，因他年尚未满四十，且无办学行政经验，大家公认华中问题复杂，凭他单枪匹马负此重任恐难以胜任，但他所考虑的乃如何将华中办好。

郑安仑于1948年12月1日走马上任。当时华中学生有731人，教员37人，高初中19班。接掌华中之后，为早晚管教方便，于是全家搬进虎豹楼，利用楼上走廊边两小房间作为住家，但无厨房可用，乃将伙食由寄宿生伙食团代办。每天清晨即到校内各处巡视，不断在思索校政计划及修整扩展等问题。每晚寄宿生自修完毕后，才回宿舍。



华侨中学。

华中日治时代校舍曾被日军占据，一切设备均被摧毁无存。于1946年复校后虽曾扩充，但自1948年郑安仑接掌华中后，学生人数不断增加，原有的教室已不敷应用，乃计划扩建。当时学校一切经费均由董事部负担，欲扩展其他建设须由校长负责筹募，不敷之数则由董事部负责。当时董事部监理庄丕唐为了筹募建校经费，经常由京士路住家步行到华中陪同校长，每人各持捐簿一本，去向富商们劝募建校基金。那时捐款也利用校庆由学生公演话剧及体育表演等券募捐。于是由1949年至1953年先后完成了28间新教室。原本位于礼堂前一大片约8亩杂草丛生的崎岖斜坡，开辟为大运动场。礼堂右侧也先后兴建科学馆、图书馆、教员宿舍等。

1954年5月13日，华校中学生发动示威反对国民服役法令。请愿学生和警方发生冲突，结果有20名学生受伤，48名学生被捕，数千名学生集中在中正和华中，后来在警察和家长的劝告和平结束示威。身为校长的郑安仑深感责任重大，他说：“我采取冷静的态度，慢慢跟董教家长协商来处理...每天到校观察，有时和学生代表谈谈。主席孙罗文是华中学生，常和他接触，劝导学生们把事情交给中华总商会及董教来处理，希望同学不要冲动。集中22天，无事发生，感觉安慰。”

郑安仑校长任内还发生1956年中学联解散和1961年中四罢考学潮。

二战之前，华校普遍采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。二

战后，亚洲兴起民族主义运动，各国人民纷纷争取独立。殖民地政府因大势所趋开始教育改革措施，于1952年成立星马政府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，郑安仑受委为咨询委员会主席，在改编马来亚华校教科书方面作出贡献。

华中在他任内稳健成长。当他于1968年12月1日退休时，华中高初中共有56班，学生2,216人，教师92位。他对图书馆藏书及参考书的充实不遗余力，也大量购置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各种实验仪器、生物模型及标本等。

郑安仑的教育观是“教育就是启发人类的智慧。使得我们能够得到生活上所必需的知识，进而培养一个健全的人格，成为良好的公民...因此，广义来讲，教育是在求个人和团体的生活与发展，以及社会文化的传达和发扬，人类生活之所以能够慢慢地进步和繁荣，完全是教育的力量。”

郑安仑历任华文教师总会理事长（1953-57、1958-60），华校联合会理事会理事，各民族中学体育理事会理事长、华中和华初董事等职，为新加坡文化教育事业贡献良多。他也对金门会馆作出积极贡献，自1965年起历任数届金门会馆董事，1980年至1984年间为会馆信托人。

郑安仑执掌华中长达20年，1968年5月退休后，他仍然关心华中，华中校庆、新春团拜、校友集会，他

都出席。1998年3月25日逝世。生前由华中陈瑞献校友作书，中正中学黄永恩校友所撰送给郑安仑的一幅嵌名联，形容他的为人：

安心抗暑寒 虚中坚节笑黄落
 仑理分清浊 弃垢凌波扬馥香

参考资料：

1. 《郑安仑校长生平简略》，寒川主编《华中80周年纪念特刊》，新加坡：华侨中学，1999年
2. 许文辛、陈毅中编，《金门同乡》，新加坡：新加坡中华文化研究会，2010年
3. 《华侨志》，《金门县志》（下卷）
4. 口述历史“郑安仑口述历史访谈”，访员：陈鸣鸾，新加坡：国家档案馆，1982年